

西風集第一冊

蕭伯納情書

黃嘉德編譯



上海西風社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九月初版

蕭伯納情書

(西風叢書第一種)

Ellen Terry and Bernard Shaw: A Correspondence

精裝本 平裝本 每冊定價大洋
陸角 肆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譯者 黃嘉德

發行者 西風社

上海霞飛路五四二號

霞飛市場四號

印刷者 中國科學公司



愛蘭黛麗像



蕭伯納像

蕭伯納情書目次

愛蘭黛麗像

蕭伯納像

譯者序一

一—九

譯者序二

一一—一三

蕭伯納原序

一五—三八

蕭伯納情書第一信至第一百信

三九—二二六

附錄——蕭伯納著作一覽

二二七—二三四

譯者序 一

倫敦坎士塔布書店 (Constable and Co., Ltd.) 於一九三一年出版一部聖莊 (Christopher St. John) 編輯的蕭伯納情書集，引起社會人士極大的注意。在這部書裏，蕭伯納的對象不是他的夫人夏綠蒂潘旦馨女士 (Charlotte F. Payne-Townshend)，而是英國著名女伶愛蘭黛麗女士 (Ellen Terry)。好迷者的蕭氏在這些情書裏，於討論戲劇之餘，大賣弄其風情，把愛爾蘭人的風流性格，流露無遺。雖則他自謂對那些狂熱地表現於紙上的熱烈愛情詞語，不會有一半的實感，但他還很怕引起外界的誤會，所以他對他與愛蘭黛麗情書集的出版，遲遲不加同意；直到愛蘭黛麗逝世三年後，這部書才有和世人見面的機會。蕭伯納在他五十餘年的文藝生涯中，與歐美的藝壇和劇院發生了極密切的關係。批評家和劇作家的他，在職業上和女伶們常有接觸的機會，因此產生了許多永久的友誼關係。

愛蘭黛麗就是他最親密的一個女友。赫理斯在蕭伯納傳第十六章『蕭與女伶的關係』裏，（參閱商務版拙譯第二五二頁）曾引用蕭氏寄給他的一封信中的話。蕭氏在信裏說：

『……至於與女伶的私人關係，職業上親熱的「同氣相投」的現象，使大眾很難避免謬誤的見解，很難看見實在的情形。道德與情感在舞台腳燈兩邊並不相同。愛蘭黛麗和我在一八九〇年代，曾互通了二百五十多封書信。舊式女教師一定會說，其中有許多輕佻的情書，然而，我們彼此的住處雖然距離很近，祇要一先令的馬車費便可往來，但我們向來，不曾祕密會過面。我唯有一次接觸她，那是在勃拉斯龐一劇出演的第一夜，我在儀式上吻她的手。……我可以說，從愛蘭黛麗到伊文思（Edith Evans），一切和我有過私人接觸的著名女伶，都會把她們毫無顧忌的友誼給我。……由考琳康培爾夫人（Lady Colin Campbell）數起，我認識過許多有名的美人，而且也認識過許多和有名的美人絕不相同的真美女，但彼此的整個人格，都不曾脫落一根毫毛。……』

這段自白很可以表現他和愛蘭黛麗的關係。他由一八九二年起和愛蘭黛麗互通了三

十年的書信。在這期間，愛蘭黛麗不但已經結婚，做了母親，而且做了祖母，而蕭伯納也於一八九八年和潘旦馨女士結婚；時過境遷，世態萬變，但他們倆間還是始終如一，維持着純潔的友誼。這種關係的確是難能可貴的。他們的友誼無疑地不會超過『紙上求愛』（“Paper courtship”）——依蕭氏自己的話）的程度。他們到一九〇〇年十二月蕭氏的戲劇勃拉斯龐大尉的感化（“*Captain Brassbound's Conversion*”）初次上演時，才正式晤面，雖則蕭氏在過去常常看見愛蘭黛麗在舞台上表演，而她也偷望過他幾次。蕭伯納對愛蘭黛麗的工作與事業，始終很關心地維護着，因為在私人友誼上和藝術上，他覺得應該這樣做。他的堪底達（“*Candida*”）與勃拉斯龐兩劇的女主角，是以愛蘭黛麗為活模型的；勃拉斯龐和時勢造英雄（“*The Man of Destiny*”）也是為她而作的。他們的友誼建築在藝術的基礎上，雙方志同道合，於彼此的性格和事業，具有深切的同情和澈底的了解，所以彼此的關係，並不因空間的阻隔而疏遠起來。

愛蘭黛麗以一八四八年二月二十七日生於英國科芬德里（*Covertry*）；父母都是伶

人，所以她是在藝術的氛圍氣中生長起來的。她於一八五六年初次現身於舞台上，年僅八歲。由一八六〇至一八六六年，她先後加入幾個劇團，到各地去演戲。她在年紀很輕時，就跟一個名叫華特（G. F. Watts）的畫家結婚，不久因故脫離關係。她的第二個丈夫是伶人瓦地爾（E. A. Wardell），舞台上的名字叫做凱萊（Charles Kelly）。她於一八六七年開始和英國著名伶人和劇院經理亨利歐爾文爵士（Sir Henry Irving）合作，兩人在倫敦蘭心劇院（Lyceum Theatre）合演莎士比亞的威尼斯商人，麥克白，羅密歐與朱麗葉，亨利八世等戲劇，成績優越，大受歡迎；後來原班人馬幾次赴美表演，均得佳評。黛麗和歐爾文三十餘年藝術合作的成功，多半是由於前者有一種可愛迷人的性格，高尚的美感和出類拔萃的表演天才。歐爾文死後，她繼續在科特劇院（Court Theatre）等重要舞台藝術中心主演名劇，在這期間，也担任蕭伯納幾齣戲劇的女主角。她於一九〇六年在倫敦舉行舞台生活五十週年紀念，情形極為熱烈。歐美人士發起募捐八千金鎊做她的養老金，以示景仰擁戴之意。她於一九〇七年又和美籍伶人詹姆士卡留（James Carew）結婚。她於一九二

八年度過八十誕辰之後，在七月二十一日因病逝世於肯德郡（Kent）。

她的女兒愛狄克勒格（Edith Craig）也上過舞台，兒子戈登克勒格（Edward Gordon Craig）是著名的舞台設計家和藝術批評家。

她是英國歷史上一個最偉大的女伶，以卓越的藝術和驚人的表演天才把英國劇場支配了五六十年，其影響之重大是不言可喻的。蕭伯納在從事藝術批評工作的初期，就認出她是個鶴立雞羣的天才女伶，另眼看待，於事業上給與她很大的助力。這兩個男女藝人的友誼，在西洋戲劇演進史上無疑地佔着重要的一頁。

這部書是蕭伯納與愛蘭黛麗的情書集（原名“Ellen Terry and Bernard Shaw: A Correspondence”），係編者以雙方互寄的二百零十封書信輯成的。實際上其數必不止此，但有些已經燒毀，有些一時搜尋不到，只好付諸缺如。不過據編者的調查，未編入的書信大約不多，所以此集的內容，大體上可說是很完整的。

這番繼續三十年的通信，是在偶然的環境中開始的。世界雜誌的主編耶次（Edmund

Yates) 於一八九二年接到愛蘭黛麗一封信，內容談到她一個朋友想做歌唱家，問他的意見怎樣。耶次把信交給該刊音樂評論記者蕭伯納看。蕭氏便跑去聽那位女士唱歌，把他的印象很坦白地寫成一篇詳細透澈的長評，寄給愛蘭黛麗。黛麗接讀這封信後，大受蕭氏卓越的見解和誠懇的態度所感動，復信道謝。兩人的通信就這樣開始。

這些書信表現了蕭伯納和愛蘭黛麗的性格，雙方的友誼關係，以及兩人對舞台藝術的見解；同時顯露了十九世紀末葉英國戲劇界的內景。這兩個近代劇壇的傑出人物在筆談的時候，絕對沒有把他們私人書信公開出來的念頭，所以書中始終流露着一種赤裸裸的坦白直率的態度，使讀者得到親切痛快的感覺。蕭伯納事實上是一個最仁慈，最大量的人，無時不想幫人家的忙，即使因此犧牲自己的利益，也在所不惜。他崇拜黛麗，愛她的高超的人格和藝術。他站在批評家和劇作家的立場上，維護黛麗的事業，無微不至。他關懷她的工作，她的藝術，和她的子女及朋友。他批評她的表演，說了許多別人不敢說的話，使她知所改進，有所適從。他就這樣成為她終身的畏友。

愛蘭黛麗也是一個始終爲人類服役的偉大女性。她是英國劇場上一個最可愛的女伶，慷慨，無私，任勞任怨，到處做快樂的天使，受人歡迎。她一生處於逆境，遭遇了許多不幸的事情，失戀，困窮，疾病，到晚年甚至失明，然而她還是快快活活地爲他人服役——爲亨利歐爾文，爲丈夫，爲女子，爲朋友。不但如此，她的藝術造詣之深，學問修養之富，也不是任何一個伶人所能望其項背的。她用虛心謙遜的態度去追求智識，那種排除萬難的勇氣和毅力，真是值得欽佩。她在通信中和蕭氏討論藝術戲劇，彼此切磋磨琢，獲益匪淺。她不但能夠欣賞文藝作品，而且也能夠根據自己獨特的見解去作切當的評論。這在沒有相當修養的人是辦不到的。她於一九〇八年出版的自傳（“*The Story of My Life*”）是英國十九世紀劇場上一部重要的文獻。

蕭伯納在這書信集裏排斥英國舞台的舊傳統，主張新劇院的建設。他對莎士比亞和歐爾文的攻擊，一方面固然由於彼此藝術觀念的不同，另一方面確也是由於妒忌——妒忌愛蘭黛麗的表演天才給莎士比亞的戲劇和歐爾文的蘭心劇院獨佔了去。他崇拜黛麗的藝

術，當然想佔有了它，去實現其戲劇理想，而不願她和別個藝人發生關係。他覺得莎士比亞和歐爾文都不配和黛麗合作，覺得此種辦法僅是浪費這偉大女伶的天才而已。這種由愛而妒的情感是十分自然的表現。

這部書是兩個偉大藝人的思想情感的結晶。蕭氏在愛蘭黛麗的身上，看見一個有個性有修養的天才女伶，可以把她獨特的藝術觀念在舞台上生動地表現出來。黛麗喜歡聰明，誠懇，有毅力的男子，而蕭伯納正適合她的條件。他們通信的開始雖是偶然的，但友誼的發展却不是偶然的。這裏有的是機智，幽默，熱情，溫柔，慇懃，和誠摯的友愛。這裏有一些最可愛，最動人，最有個性的情書。

有人也許會說這僅是一個紙上的羅曼斯。可是那有甚麼關係？這個紙上的羅曼斯，這番精神上的戀愛，終究是美麗動人的。蕭伯納在情書集的序裏說得好：『有人也許會埋怨說這一切都是紙上的；讓他們記住：人類只有在紙上才會創造光榮，美麗，真理，智識，美德，和永恆的愛。』

在原書三百零十封書信當中，有一部分詳論當時英國劇壇的情形和人物，批評某些劇本的內容和出演方式，不一定會引起一般人的濃厚興趣，尤其是沒有相當歷史背景的外人；所以暫時也許沒有介紹的必要。譯者現在只由原集選擇了一百封最精采，最有趣味的書信，由一九三六年九月起，按期連載於西風月刊。選擇的標準比較著重雙方私人的關係和個人的思想與觀念，而不大著重其他的材料。書信和其他的作品不同，每封都可以獨立成爲一個實體，所以這一番選擇工夫，不但不至於破壞整個的印象，而且可使印象更清晰更明顯地表露出來。

在蕭伯納慶祝八十壽辰的今年，譯者謹把這部情書集介紹於國人之前，以爲紀念。

黃嘉德

二十五年七月二十六日蕭翁誕辰脫稿於上海

原书空白页

譯者序二

蕭伯納情書在西風月刊上按期連載，時常接到讀者來函，要求出單行本，以便永久保存。廿七年六月間全部登完後，遂即着手進行單行本的出版事宜，排校印刷，前後費時兩月餘，在萬分困難的環境之下，這本書居然得以和世人相見，真是值得欣幸的一樁事情。

我在校對的時候，把這一束情書再度細讀一番，越發覺得蕭伯納和愛蘭黛麗是現代世界文壇上兩位人格最偉大的藝術天才。蕭伯納在他的書信中，處處表現他的疾惡如仇的不妥協性，表現他的學識的淵博和文藝見解的正確。在他那幽默，談諧，諷刺的背後所藏着的，是一顆仁慈良善的心。他痛恨虛偽的言語和虛偽的行爲。他要拆穿世間一切虛偽者的紙老虎，假面具，使人對人之間流露着真情，使人類都以赤誠相見。他這種苦心有時不免引起一部分人士的誤會，可是世人終究有一天會了解他。

愛蘭黛麗是十九世紀英國劇場上一位最負盛譽的女伶。這個地位不是輕易可以得到的。她有容貌之美，更有性格之美，使觀眾和社會人士不期然而然地崇拜她，敬仰她。她是個勇敢的，前進的女子，思想健全，情感雖極豐富，却時常在理智的控制下。她以愛人類為處世的精神，以服役人羣為對社會的態度。為着要實現她的理想，她不惜打破宗法社會的傳統習慣，因為她不怕短視者的非難和攻擊。這位奇女子的勢力是超越舞台和藝壇的。

在這個書信集中，蕭伯納和愛蘭黛麗的格調的清新活潑，文字的美妙自然，經過了我這支拙筆的轉達，恐怕已經失色不少了。這是應該向著者和讀者深致歉忱的。

閱在烏烟瘴氣的『孤島』上，正在忙着這本書的出版事宜的時候，海外突然傳來蕭伯納患沉重貧血病的消息，不禁為這個老頭兒的生命擔憂。本來一個活了八十二歲，替世界文壇寫了這麼許多優秀的作品的人，也可以死無遺憾了。可是蕭翁還有一些著作計劃要完成，還希望對文壇有着更大的貢獻。他是不願在這個時候辭世長逝的。關於他的病中的消息，近月來又是十分沉寂了。大約他的病勢沒有轉重吧。大約這位身體頑健的素食主義者